



编者按

随着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热映，其中所展现的侨批承载的山海乡愁与岁月守望，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，使侨批这一珍贵的侨乡文化符号再度走红。影片故事源于真实过往，百年来，无数琼籍华侨凭借侨批寄寓牵挂、联结家国。本文将聚焦侨批文化的平凡守护者，致敬他们对侨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，让那些沉淀于岁月的侨批故事，能够被更多人看见、被历史铭记。

海南1000件侨批档案与“阿嬷”隔空对话

情书 解封记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明艳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一封侨批写了几十年。观众为此感怀——为守候，为错过，为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里，一封信要走上很久的山海之隔。

海南人何尝没有这样的故事。无数琼籍华侨，从海口、文昌、琼海、万宁等地出发，漂洋过海，散落在东南亚各国。他们把血汗钱和家书裹在一起，通过“批局”寄回故乡。银信合一，便是“侨批”。它不只是一张汇款单，更是一根线，一头系着南洋的漂泊不定，一头系着海南老宅门口的望眼欲穿。

一纸侨批，连接的不是地域。它还连接着时间，连接着生死，连接着说不出的亏欠和放不下的牵挂。过去的人在侨批里生活——他们催婚、报平安、叮嘱孩子好好读书、诉说年老多病无法归家的无奈。而现在，那些寻找侨批、整理侨批、守护侨批的人，隔着数十年的光阴，静静地看这些泛黄的纸页，感知着前人的喜怒哀乐，并以此关照当下的生活。

电影是一个故事，而侨批里的往事，是真实的，侨批外的“谢南枝”们，同样有情有义。

一封好笑的侨批 催婚桥段恒久远

薛俊芳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，主要研究宋代文学。这两年，她把一部分业余时间放在了侨批档案的整理工作上。最近的一个寒假，她有二十多天都泡在海南省档案馆里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侨批，从早坐到晚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。

薛俊芳说自己就像一个“纯手搓”的打字员，眼睛看着扫描件，手指一个一个把字敲下来。一个寒假，她整理了八万多字，几百封侨批。

有一封信让她觉得有点好笑。那是一个下南洋的小伙子写给母亲的侨批——他之前应该是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这封是在回应母亲的叮嘱。母亲可能在回批里催婚，催得很急。小伙子在侨批里小心翼翼地解释：“亲爱的母亲：关于我的终身问题，希望你别为之挂心，待我职业稳定，收入可观之时，我必然会找个相当的姑娘来完婚，那时，我才寄张相片给你老人家看。”

薛俊芳读到这儿，忍不住笑了。千百年了，催婚这件事，无论何时都是一个样。做母亲的永远在催，做儿女的永远在拖。只是可惜，现在的人只能看到这封侨批，没能看到母亲当初写来的那封“催婚信”。两代人之间那一来一回的对话，缺了一头，只能靠想象去补齐。

她说，整理侨批时常有这样的遗憾。你看到一个人的回应，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回复。那些缺失的信息，就像历史本身留下的留白，只能由后人慢慢揣摩。如果能搜集到一些相应回批，使来批和回批符契相合，对于还原历史样貌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
还有一封侨批，是丈夫写给妻子的，抬头是“我最爱的月颜”，这种情深外露的表达，在那个时代比较少见。丈夫终于给妻子办好了入境准证和登记证，并附上了一百元港币。写完落款和日期之后，他补充道：“再者，当你南来抵达星洲时，移民厅方面的负责人若询问你因何你延迟到现在才来，你须答覆因病未能南来呢。”读到这里，仿佛能看到那个场景——一个在南洋工作的男人，坐在侨批局的桌前，一条一条地替妻子列“通关指南”，只期盼两人早日相见。

在薛俊芳整理的侨批中，有一组让她印象深刻。那是远在南洋的女儿女婿，在十二年间寄给文昌友河村的母亲的侨批。时间跨度从1971年到1983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女儿女婿就会寄一封信回来，随信附上一笔汇款。侨批的内容大多是报平安、问候母亲（岳母）身体，说自己在那边一切都好。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及想回乡探亲，但均未能成行。1983年，女儿来信写道：“女拟过年后至四五月份返里，未详现家乡情况如何，乞见教为荷。”读到这些，让人能感受到她近乡情怯、期盼又忐忑的心情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有一句台词：“走仔，也不是要走的仔。”意思是，女儿并不是要离开家的孩子。下南洋讨生活的女儿用十二年的书信往来告诉母亲：生活所迫，我不能相伴左右，但我的惦念一直都在。

薛俊芳整理档案时，常被写信人的情义打动，有一封是小叔子写给嫂嫂的，他为自己太久没有给嫂嫂写信感到抱歉，说“照情理上来说，好像是有点过不去”，但因为孩子多，负担重，家里的日子不好过，希望嫂嫂格外原谅他。

然而，哪怕是生活困难，他还是寄上港币陆拾元，交代说“除交乔兄二十元外，余则留为应付生活之需”。哪怕自己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，照顾亲人的责任也不能丢。这就是侨批里最朴素也最沉重的情义。不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，是刻在骨子里、咬着牙也要做到的。

还有一封侨批让薛俊芳印象深刻，写信的是一位老人：“春容吾妻：我没有信回家，快又一年了，想你在家里都好吗？没几年关要到了，今年未知儿子寄回否？望告知。我因年老，工作收入没多，现仅付回港币叁拾元，望你谅解，以应年关。我的粗体安好，勿念。此祝。”寥寥数语，让人读出了一个在异国他乡、年老体衰、归乡无望的绝望。

一段爱国的恋情 亲情错过今再续

侨批里的人各有各的故事，侨批外的人也各有各的坚守。

潘萍漫是文昌市文城镇人大代表，也是归侨后代。她在网络上经营了一个账号，与海南寻亲群的志愿者们一同帮人寻亲。

某天，潘萍漫收到一条特殊的消息，是一位热心网友牵的线——马来西亚华裔侨行银在“宝贝回家”上发了一张照片，想找在文昌的亲人，说那是爷爷范高峰的心愿。寻找未果，网友便转手@潘萍漫。得知范高峰参加过抗日战争，潘萍漫决定全力相助，立即推出寻亲视频，并与“宝贝回家”沟通资料寻找事宜。

此时，潘萍漫尚不认识范高峰的孙女范衍银，她只是想便去做了。后来机缘巧合，两人在海南华侨寻亲群得以相识。群里问范衍银有无家书、回批之类的信物凭证，时隔许久，范衍银一时也难以回答。只有一张照片，一个名字，一个地名。

这要怎么找？群里的志愿者们决定还是得翻族谱。几人到范氏祠堂所在的村子，想通过族谱寻找。可到了祠堂，却找不到族谱，守祠堂的老人告诉他们，范氏在文昌分布在几十个村庄。

随后，潘萍漫又在大家的建议下去了一个村。辗转找到村里有范氏族谱的老人，没想到的是，“范高峰”这个名字在族谱里很常见。她把族谱一页一页地翻下来发群里，范衍银终于确认了其中一张上有自己父亲和伯父的名字。

次日，天色渐黑时，潘萍漫终于找到了范高峰的侄子。时隔多年，侄子依然对伯父存有深深的感情，听闻名字不禁潸然泪下。

后来潘萍漫了解到，范高峰的故事比她想象的更沉重。

据范衍银所述，当年，范高峰从文昌到马来亚（马来西亚）谋生，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南侨机工，开车运送物资回中国，执行任务时被弹药所伤，在接受治疗期间认识了护士潘美秀，两人结为夫妻。后来抗战结束，夫妻二人便一同回到南洋生活。

范高峰的堂弟去世得早，留下孤儿寡母，日子过得很苦。范高峰在南洋，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，但他会寄钱回来，供侄子读书，一寄就是很多年。后来侄子考上大学，写信告诉范高峰，他也回了信。有一年，国内来信问范高峰家里小辈的学业情况。再后来，范高峰寄回来的侨批不慎遗失，国内只能凭记忆里的地址寄出，寄出去的家书都被退了回来，两边都以为对方不想再联系，就此陷入漫长的沉默。再后来，国外局势发生变化，两地书信更难传达。

1979年，范高峰辞世，1992年，潘美秀辞世，许多往事便就此尘封。1997年，范衍银出生，她从出生开始就未曾见过爷爷奶奶，这些故事，都是听姑姑大伯等长辈说的。那些往事有太多意难平，有太多等待、遗憾和错过，终于在2026年，因为一场热梗接力，有了一个结局。

“这一趟多亏有潘姐，帮着我们挨家挨户地拜访，才终于找到了在中国的亲人。”范衍银说。

一种真实的粗犷 侨批纸背见大爱

海口三江镇也有相当数量的村民在历史上“下南洋”。居民陈绵俊的父亲识字，便替村民写回批。陈绵俊小时候视力发育尚需补足，他的父亲便托泰国华侨回鱼肝油，为他护眼。后来由于诸多因素，家里的侨批和回批不复存在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念想。

薛俊芳来自山东临沂，专业是宋代文学。在风雅的文人士大夫文学与琐碎粗犷的民间文书侨批里切换，会不会有违和感？她说，她所读到的侨批文字的确不像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那般文辞优美，它更多时候是世俗的，所写的是琐碎的生活、家常的问候甚至柴米油盐的无奈，部分侨批夹杂很多错别字、异体字、俗体字，她并不认识、认不清的字都记录下来，去请教语言文字专业的同事，花费了很多时间。但她坦言，热爱抵万难，这种民间文献对研究华侨史、金融史包括侨乡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，这种真实的粗犷感正是文献本身的样貌，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她常常被其中的故事深深感动。

薛俊芳与陈绵俊偶然相识，闲聊时得知陈绵俊的父亲生前经常替村里人写回批，非常惊喜；在得知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林健乐搜集了百来封侨批后，薛俊芳便想着如何与之联系，同时告诉侨批的搜集、保护应该以“众筹”的方式展开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侨批，便是保护侨批的第一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侨批为大众认识，这是一件让人特别高兴的事情。

从2001年至今，薛俊芳已经在海南度过了25个年头，比她在山东的时间还要长，这里早已是她的故乡。“能利用所学知识，为海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是我的荣幸。”

据悉，全省馆藏侨批千余封。当前，海南省档案馆正在开展侨批征集与开发利用工作，与时间赛跑，抢救性保护侨批档案。工作人员表示，未来，这项工作必将长期持续下去。

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侨批很重要。他们有点像电影里的谢南枝，做的事很傻——在生者与逝者之间、在“唐山”（中国）与南洋之间、在遗忘与铭记之间，搭一座桥。

近日，侨批题材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登陆院线，让“侨批”这一跨越山海、银信合一的特殊文献，从学术档案走向大众视野，也让更多人看见侨乡文化里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力量。

作为全国第三大侨乡，数百万琼侨漂洋过海，留下难以计数的海南侨批。海南省档案馆、海南省博物馆、海南省文化馆等收藏了千余封侨批。这些侨批跨度从1940年代至1980年代，笔者在协助省档案馆工作人员整理侨批的过程中，常被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深深打动。

一封批信，两地心安

在海南侨批中，这样的温情俯拾即是，每一封都藏着琼侨对故土亲人最朴素的惦念。

1956年春节前夕，文昌白延上苑村的黄守第，收到了叔父黄德福从马来西亚煤炭山寄来的批信：“接来信，得知在大家大小均安，幸甚。我在外各家现今亦好，其年安，免用挂念……今便寄港银三十元回尔过年。”寥寥数语，将海外打拼的风霜轻描淡写，却把对故土亲人的牵挂藏得深沉。那三十元港银，是异乡的血汗钱，更是沉甸甸的年味与安心。

1971年新年将至，文昌白延湖峰村的林廷翰，收到了孙女儿林玉业从吉隆坡寄来的批信：“知您老人家身体不好，时长（当为“常”）有病，在此依们也很挂念……新年就快到了，在此依随寄港币贰佰以过年。……请您代问候姑母各位。”一句朴实的叮嘱，一笔暖心的银钱，隔着重洋万里，把晚辈的孝心稳稳递到老人手中。

1974年元旦，文昌冠南友河村的陈时财、陈时益，收到了表妹翁秀蓉的批信：“现妹寄上港币伍拾，查收吧，也祝你各得过年快乐，如有写不通的地方，请多多指教为是”文字浅白无华，情意却真切滚烫，藏着侨亲之间不分远近的惦念。

风雨同舟，守望相助

当年，琼侨下南洋，多为生计所迫，尽管自己生活不宽裕，但他们对家乡的眷属都抱有赡养的责任。他们可能是叔叔、丈夫、儿子、女婿、女儿、表妹……

1974年1月1日，文昌白延颜村的吴舜花，收到了小叔钱莹华从马来西亚寄来的批信，读来令人动容。彼时，吴舜花的丈夫早已离世，婆婆也于1972年撒手人寰，孤苦无依之际，小叔钱莹华从未中断对她的照料。信中，钱莹华坦诚诉说着自身面临的困境：1970年失业至今，物价飞涨，住所被政府征购，即将无家可归，儿子刚参加工作，还需偿还助学贷款，一家的生活举步维艰。

即便身处风雨飘摇之中，钱莹华仍在年关之际寄回批款，“今随信汇人民币陆拾元正，屈希查收，为年关应用。内分给汉文侄人民币伍元，开杰人民币伍元，富春村怀英三姊人民币伍元，横山次嫂人民币伍元，其余人民币四十元留为嫂你年关之用”。自身尚且难以继，却仍拼尽全力为亲人撑起一片晴天，这份仗义与坚守，正是海南侨批最动人的情义底色——省吃俭用，也要接济家人；自身困顿，仍要信守承诺。

以文化根，守家国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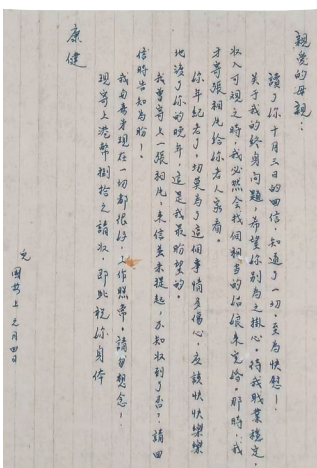
一封封海南侨批里，“用心读书”“不可懈怠”“以学为重”的叮嘱反复出现，字里行间，满是寄批人对下一代的殷切期盼，他们以微薄之力，托举着家乡子弟的未来，守护着侨乡的文化根脉。

1955年9月12日，在马来西亚怡保工作的林廷时，给居住在家乡文昌白延市湖村的儿子林日隆写信，并寄付升学款项：“现付港币贰佰大元收，儿学费兼安家之用。”简单一句话，既有对儿子学业的支持，也有对家亲的牵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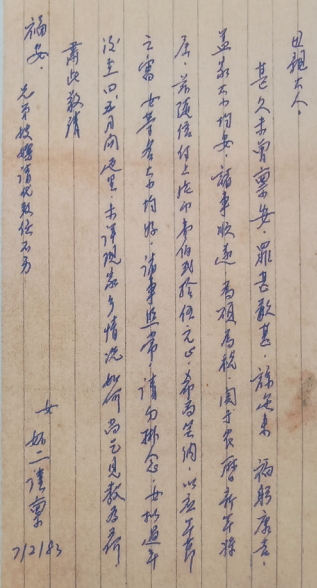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4月，在马来西亚谋生的父亲詹尊琦，给在家乡生活的大女儿詹爱金写信，说起在马来亚读书的其他儿女的学习情况，语气里满是骄傲和安心：“今年尾季，汝次弟考得第二……三弟考上第七名，上四年级班，汝二妹考上第二名，上二年级升上三年级班，三妹考上第六名，入一年级班。”同时关心在家乡读书的孙女的学业：“代吾问汝侄女，她读书进步与否，如是上进有起，吾要寄许多物分他，如是无进步而言，汝公无欣喜……”话语间，满是对晚辈学业的期许，也藏着对文化传承的重视。

华侨捐资办学的传统延续至今。据文昌市政府统计，仅1987年至2024年，文昌籍华侨及港澳同胞捐资办学的金额便高达5亿余元，新建、扩建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科技馆、师生宿舍楼等500多幢，并添置了大量教学仪器设备，用爱心与坚守，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

本期档案·侨批



下南洋的小伙子写给母亲的信。海南省档案馆藏



女儿给母亲的信。海南省档案馆藏

本期打卡·侨乡

- 蔡家宅——“侨乡第一宅”中国—海南—南海博物馆
- 琼海市
- 巴厘村·印尼侨文化景区（兴隆热带植物园）
- 万宁市
- 文昌市博物馆 文南老街 文昌孔庙
- 文昌市



文字整理：蔡佳倩 制图：许丽



潘萍漫(右)和文昌市长黄良丰正在整理侨批档案。受访者供图

温情，俯拾即是

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读懂海南侨批的百年守望

薛俊芳